

地产、文物圈秘事

地
上
地
下

天佑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地
上
地
下
住
家
秘
事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上地下 / 天佑著. —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80623-993-3

I.地… II.天…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4720 号

作 者	天 佑
出版统筹	单占生 丹 飞
选题策划	陈 静 丹 飞
责任编辑	金 翎
特约编辑	黄志坚
美术编辑	王井起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责任校对	丁淑芳
发行总监	陈霖霏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www.hnwyCBS.cn
承印单位	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mm × 1000mm
印 张	21.25
字 数	402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天佑至今记得，他和胡威背着一床棉被，手里各拎着一只胡威父亲给做的木箱走进哈尔滨师范大学校门时，迎面遇到的就是张岚。

那天张岚正带着一群政治系的学生干部在接待新生，看到天佑茫然四顾，就主动走过来打招呼：“这两位同学是来报到的吧？哪个系？”

天佑从来没有看到过张岚这种齐耳短发，而且发际向上微微翘起。因为天佑高中那个学校的教导主任，每天站在学校门口盯着每一个进门的学生，男同学要是头发稍长一些马上就拉到收发室剃成平头；女同学要么长辫，要么马尾辫或者短发，绝对不准烫刘海，更别说像张岚这种发梢向上的发型了。

张岚穿的是一条花格长裙，领子镶了花边的白衬衫，刚走到天佑面前，一股说不出的香味就侵入天佑的心扉。

天佑有些慌乱，有点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是政治系的，叫天佑；他是我高中同班同学，历史系的，叫胡威。”

张岚忽然笑起来，笑得天佑和胡威莫名其妙：“什么，他叫胡斐？《雪山飞狐》里的胡斐？”

胡威用手扶一扶自己的眼镜，一本正经解释道：“这位女同学，我叫胡威，胡传魁的胡，威胁的威。”

张岚更笑个不停。天佑和胡威两人面面相觑，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张岚收住笑容，说：“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对了，天佑，我是历史系的学生会主席，请跟我来报到。”

胡威在一旁问道：“那我呢？”

张岚挥手叫过来一个高个子的男生：“李志河，你带这位同学到历史系的新生接待处。”然后，她回手帮天佑提那只木箱：“哟，怎么这么重？里面都是些什么？”

其实，木箱里面主要是母亲给他炒的芥菜疙瘩咸菜。天佑家穷，高中在县城里面，他住校，每顿只能从食堂买四两高粱米饭或者大米楂粥，菜是买不起的，只能吃妈妈给炒的

地上地下

芥菜疙瘩咸菜。上大学了，母亲又给炒了四大罐，因为按在高中三年的经验，省着吃，差不多够一学期的了。

“没什么，我自己来。”天佑不好意思地说，将木箱提起。

张岚带着天佑办完入学手续，又带他找到宿舍。天佑心里惦记胡威，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但碍于张岚的热情，他不好意思开口问。他心里想，等下张岚走了，自己一定要去看看胡威。

张岚的个子高高的，似乎比天佑还高一点，天佑感到有些自卑，因为小时候家里穷，营养不良，所以自己的个子只有一米七。在高中，每次做操他都要排在班里的最前面。

张岚在前面走着，天佑不敢抬头看她，因为他从来没看见过这么漂亮的女生。以前高中最漂亮的女生跟张岚比起来，那绝对一个是天上的天鹅，一个是地上的家鹅。

张岚回头问天佑：“你家是哪里的？”

天佑说：“我家是宾县的。”

张岚说：“哦，我知道，你们那里有二龙山，很美。”

经过简单的对话，天佑知道张岚是哈尔滨三中毕业的，比他高两届，但是年龄却一般大，论月份还比他小两个月。

天佑问：“那我怎么称呼你？是叫师姐，还是师妹？”

张岚说：“你叫我张岚就好了。”

天佑的宿舍在四楼，当张岚把天佑带进来的时候，屋子里一下静了下来，七双眼睛直直地看着张岚，天佑知道那就叫震惊。

张岚亲自帮天佑把床铺好，然后对天佑说：“你先休息一下，晚饭时我来叫你。”然后对一个靠窗下铺坐着的、长得很英俊的男生说：“杨成辉，你来得早，要是等下天佑同学不休息，你带他到校园里走走！”

杨成辉立刻满脸带笑：“没问题，张岚同学，我坚决执行你的命令。”

张岚走了，几个男生一下子拥到门口，目送她窈窕的背影消失在楼梯转角，然后一起回头看着天佑。

杨成辉问道：“天佑，张岚是你什么人啊？”

天佑说：“不是我什么人啊，我们就是在新生接待处认识的。”

杨成辉说：“你别骗我们了，你们肯定是亲戚。”

天佑说：“我真的不骗你们，我真的第一天认识她。”

杨成辉说：“你要走运了，你知道吗？虽说张岚还没有毕业，但学校已经确定她提前留校，做我们班的辅导员。你第一天报到就受到辅导员的重视，你一定会入党。”

杨成辉叫上天佑和另外一个瘦瘦的男生王旭一起去参观校园。天佑以前的学校虽然

也是所谓的重点中学,但因为县里的条件有限,所以校舍很旧,很破。而大学校园则不同了,光是那个大操场就比天佑原来的高中校园大。而且据杨成辉说,学校还有几块比这里略小的操场。可在天佑看来,那小的操场也是大得不得了。

杨成辉是呼兰人,和王旭是同学。王旭淡淡地跟天佑打了个招呼,三个人一起走着。杨成辉说自己原来在中学一直是团支部书记,王旭则在体育方面比较有特长。

杨成辉问:“天佑,你有什么特长?”

天佑想了想说:“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特长,不过我学过画画,写作也可以,还喜欢踢球,别的一般。”

杨成辉说:“这就好啊,要是到时候我当了书记,你给我做宣传委员吧。”

天佑说:“我不想当班干部,我就想多读点书,因为以前我家里穷,买不起书,看书都是找人家借,现在大学里有图书馆,我想这回我会解渴了。”

杨成辉说:“你真傻,你得先要求进步,入了党,这样毕业才能分配个好单位,要不然,你只能回你宾县教书,而你爸爸又是农民,到时候肯定把你分配到农村中学去。到那样,你一辈子就完了。”

天佑突然发现自己跟杨成辉比起来很傻,他认为考上大学就是人生中最美的事了,因为他在家里还是全家族第一个本科生呢。没想到到了大学还要面对这么多的事情呢!而他最明显的感觉就是身边这个杨成辉,似乎什么都懂,看问题高瞻远瞩,颇有点运筹帷幄的架势。王旭不怎么说话,要么突然跑到前面跳起来扯一下树枝,要么用脚踢路面上的石子,好像跟那些石子有仇一样。

天佑总惦记着胡威,就跟杨成辉说要去看看高中同学胡威。杨成辉说:“高中同学什么时候都可以看,现在关键是要到女生宿舍看看同班的女同学。”

天佑在高中都没怎么跟女生说过话,所以坚决不肯去,于是,三人分了手。杨成辉跟王旭去女生宿舍,天佑一个人到历史系男生宿舍找胡威。

到了历史系男生宿舍,胡威却不在,同学说他领饭票去了。天佑已经领过了,一个月二十六块五。这让天佑很吃惊,因为在高中,天佑每月只花八九块钱,即使是这些钱,也不是准时能从家里拿到,经常性的,天佑回家要生活费的时候,父亲就给他装半袋山梨或者一篮山菜叫他带到县城市场上卖掉,然后才能交上伙食费。天佑家离县城有三十多公里,每次天佑都舍不得六角钱的车费,来回都是走路,运气好能搭一段过路的马车或者拖拉机,运气不好的时候要走六七个小时。现在有这么多钱了,天佑决定每月至少省十块钱,放假带回去贴补家用。

等到胡威回来,见到天佑,胡威高兴极了。天佑知道胡威家里因为孩子多,比自己家

地也地也下

还不如。这次来上学，胡威家给他带的被子都是带补丁的，因为今年一年他家就考上两个大学生，另外一个胡威的龙凤胎姐姐胡杨。胡杨本来可以上北大的，可考虑到家庭困难，她报了第四军医大学，因为军校吃住穿都不花钱，而且还发津贴。天佑和他们从小在一起玩，但是胡杨似乎天生懂事，凡事都让着两个男孩。这次胡杨走的时候，天佑送了一个笔记本给她，胡杨有些感动，说自己没钱买东西给天佑，就让自己爸爸做了个木箱给他。

天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食堂，足足可以容纳两千多人就餐，而这样的食堂，学校里还有好几个。

天佑对胡威说：“今天是咱们在大学里第一次吃饭，豁出去了，咱们吃顿好的。”

胡威有点心疼地说：“咱还是买个白菜片炒木耳，再加一个凉菜算了。”

天佑说：“要不这样，你买这两个菜，我买两个肉菜。”

胡威一见有便宜占，立刻笑起来。胡威这人简直就是他爸爸的翻版，他爸爸在屯子里是有名的铁公鸡，据说有一回他跟屯子里的人到县城里卖大蒜，到吃饭时，人家都买点馒头炒菜什么的，他不买，坐在别人边上看，等人家吃完了，他从兜里拿出自己从家里带来的大饼子，把人家的碗底都擦一遍，利用那些剩菜吃饭。平时，谁想到他家吃饭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谁要是请他，那他是绝对不客气的。

饭菜买好，两人找个角落坐下，胡威买了四个馒头，每个一分五，一共六分，凉菜五分，白菜炒木耳四分，总共一毛五。天佑也是四个馒头，一个蒜薹炒肉一毛二，一个红烧肉两毛，总共三毛八。

胡威专吃天佑的菜，天佑看着他又好气又好笑，低声对他说：“你慢点吃，别像饿死鬼托生似的。”可他根本不听，狼吞虎咽着。天佑怕别人看见笑话，也低着头，但是只吃白菜和凉菜。

忽然，一股熟悉的香味传入天佑的鼻孔，他扭头一看，原来是张岚坐到了他身边。她问天佑：“我不是叫你等我吗？”脸上的表情似怒非怒。

天佑红着脸低声说：“我没跟女生一起吃过饭。”

“跟女生一起吃饭怎么啦？年纪不大倒挺封建。”张岚把她的菜放在桌上，一条红烧鱼，一份地三鲜。她把菜和天佑他们的菜放在一起，对天佑说：“吃吧。”口气叫人不敢拒绝。

胡威一筷子就夹了一大块鱼肉塞到嘴里，边吃边说：“我长这么大，还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鱼呢。”

天佑使劲踹了他一下，他从眼镜后面悄悄看了天佑一眼，没敢再说话。

天佑说：“谢谢。”却只吃自己的，不吃张岚的。

不时有男生过来跟张岚打招呼，她都很热情。看得出来，认识她的和她认识的人都很多。天佑注意到那些男生一律穿得很时髦，有的人甚至烫了头发。天佑看了看自己身上半新

的中山装和脚上的布鞋，不禁暗叹自己的土气，心想：这城市的学生跟我们可真不同啊。

看天佑不肯吃鱼，张岚把那凉菜端过去，自己独自吃起来。她吃得很斯文，天佑不敢看，可是她的样子又总是闯进天佑的眼睛。天佑觉得她身上的那股香味简直就是天上仙女才能有的，他以前在初中、高中都被安排与女生同座，可农村女生和县城里的女生身上也就是劣质雪花膏的味道而已，跟张岚身上这种味道比简直是小鸭子见了白天鹅。

胡威吃得很快，四个馒头一下子就没有了，天佑把自己的馒头给了他一个。张岚看到这一点，就把自己面前的米饭拨了一半给胡威。胡威也不客气，大口大口地吃着，那个吃相很恶劣，气得天佑在桌子底下狠狠地踹了他一脚。

吃完饭，张岚对天佑说：“你等会儿回宿舍不要乱走，我找你有事。”说完转身就走了。可天佑觉得她身上那股独特的香味，还在他身边萦绕。

胡威看着张岚的背影消失在门口，神秘兮兮地对天佑说：“这女的真漂亮，没准儿是看上你了！不过，你不要动心思啊！我姐可是对你有意思的，我爸都说了，以后我姐就跟天佑那小子了。”

天佑问：“你姐？你开什么玩笑？我可是把她当姐姐的。你再乱说，我揍你。”胡威把天佑手里剩下的一小半儿馒头抢过去，仔细地将搪瓷盆里的菜汤都擦干净吃了。

天佑愤愤地说：“你简直跟你爸一个德性，见着便宜就上。”

洗完碗，天佑一扭头不经意看到杨成辉和王旭正跟几个女生一起吃饭，杨成辉正侃侃而谈着什么，而那几个女生毫无例外地都露出崇拜的目光。

回到宿舍，那几个同学或在看书，或在整理东西，或在写信。天佑主动跟他们认识，年纪最大的叫任品，是鸡西的；年纪最小的叫王凤山，很土气的名字；一个有点女性化的叫张全；一个黑不溜秋的叫艾军；另一个是拜泉的，叫毛博思，大家都叫他毛博士。

大家正聊着，杨成辉和王旭回来了。见到天佑，杨成辉就说：“天佑，张岚跟你一起吃饭，我们都看见了。”

天佑说：“是她自己过来的。”大家开始七嘴八舌地逗天佑。天佑不好意思，又解释不清，只好红着脸坐在那里“任人宰割”。

大家都是年纪差不多的人，即使是任品也不过是二十一岁而已，剩下的几乎都是1965、1966年生的人。有人建议排排大小，结果任品是老大、毛博思老二、王旭老三、张全老四、天佑老五、杨成辉老六、艾军老七、王凤山老八。大家约定，以后在宿舍一律以兄弟相称，唯老大任品号令是从。任品说话慢条斯理的，很有大哥的风范，但是天佑总觉得他的眼睛后面有一层自己看不透的东西。

正闹着，忽然楼下有人喊：“天佑！”

不用说，是张岚。那几个一下子扑到窗口。张全咋声咋气地说：“哟，你们看啊，咱天佑

地上地下

头天报到就有佳人青睐，看样子咱们以后得多流口水啦。”

天佑说：“你少胡说八道，看你那样妖里妖气的，一点男人的味道都没有，走路还一扭一扭的，没事还摆个兰花指！”

张全回头对任品告状：“大哥，你看老五，他欺负人。”

毛博思做和事佬：“都少说两句吧。天佑，你快去吧，别让张老师等急了。你看，别的宿舍的人都在看，多不好！”

下了楼，天佑不高兴地对张岚说：“你喊什么喊，影响多不好？”

张岚大方地一笑：“真是从农村出来的，还封建呢？大学里男女生一起谈话是很正常的，有的还谈恋爱呢。再说我可不是一般女生，过两天学校正式文件下来，我就是你们辅导员，按理你应该叫我老师。我之所以在楼下叫你是因为学校有规定，女生不准进男生宿舍。要不，我才不喊你呢。”

天佑的脸顿时感到发烧，低下头，声音细得跟蚊子似的，叫了声：“张老师。”

张岚咯咯笑起来，拦住天佑说：“你还是叫我张岚好了。对了，咱俩到校园里走一走吧。”

两个人一前一后在甬道上走着，天佑看见路边的长椅上不时有一男一女拥抱着，脸更加红了，低着头不敢抬头。张岚穿着一条花格子长裤，配上花格子衬衫，显得特别利落。天佑不敢看她，只是陶醉在她身上那淡淡的香气里。

张岚看出天佑的窘迫，就笑着说：“这样吧，我们到礼堂前面坐一下吧。”

校园的甬路两旁有不少长椅，不过大多被相拥着的男女占用了，找了半天才在一丛刺玫的旁边找到了一个位置。

张岚坐下，天佑却不好意思，只是在一旁站着。张岚微笑着也不勉强，她说：“天佑，我今天找你出来是有正经事，我看了你的档案，知道你高考语文得了107分，你的作文，很有文采。另外档案里说，你在《新青年》和《诗林》都发表过诗，对吧？”

天佑不好意思地点头。张岚接着说：“是这样的，系里准备后天开个联欢会欢迎新生，我想叫你写个串联词，你看有没有问题？”

这些对天佑而言，小菜一碟。他点点头说：“但是，你要把节目单给我，不然我没法写。”

张岚笑着从背后变戏法一样拿出几张纸来说：“我就知道你行，我早准备好了。”

回到宿舍，几个家伙像闻着腥的猫一样围了上来。艾军问：“天佑，战果如何，她拉你手没有？”

天佑没好气地说：“拉你个头。”

大家见天佑如此说话，失望地散开。任品说：“你们这些家伙怎么老关心这些事？我告诉你们，男女生谈恋爱在大学里是很平常的事情，说点别的吧。”

大家开始说各自学校的新鲜事，天佑则伏在床上写串联词。对面的王凤山好奇地老

想过来看他写什么，天佑用手遮住没给他看。

尽管在高中学习很紧张，可是天佑还是养成了每天至少写两千字日记的习惯，所以，十几个节目的串联词他很快就写完了，然后再润色两遍。而这时，杨成辉正在给那帮家伙讲故事：“我们屯子有个小子到呼兰城里去，他从来没进过县城，想来看看。可是他走到一个服装店却看到有几个女人没穿衣服，其实那都是些模特。他老是觉得老二胀胀的，他就看看老二，一看不要紧，可吓坏他了，自己的那个东西怎么胀胀的。他想这怎么办，就去一家诊所。诊所的大夫看他是个农村人，就骗他说，这是小病，我给你开点药，再坐一会儿就好了。过了一会果真不胀了，他就走了。过了几天他又进城了，又看到了那个模特，可那个东西又胀了。他又去那家诊所去找那个大夫。可是那个大夫不在，大夫的老婆在。他老婆看这个小青年长得蛮精神的，就说你跟我进来我来医你。过了一会，那个大夫来了。那个小青年就说你这个大夫一点都不负责任。那个大夫就问我怎么了？小青年就说，你看你只给我消肿了，那个女医生多好，帮我把脓都挤出来了。”

大家哈哈大笑，天佑也忍不住乐了。他很佩服杨成辉的口才和表达能力，觉得这人很风趣。可转念一想，这人在宿舍里说这些，是不是思想品德有问题呀？但他没说出来，去水房打点水回来洗洗脚睡了。

第二天没有课，张岚组织大家开了一个班会，张岚虽然是大家的辅导员，但站在学生中间，一点儿都不像老师，只能说是个漂亮的女孩。她青春袭人，总是以同龄人的姿态出现在学生中间，大家也把她看做同龄的姐姐，张全甚至把她划进同班女生的范围。

班会主要内容是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绍系领导，他们讲了话之后，第二部分是同学们自我介绍。

到这时，天佑才知道原来他们这个班三十二个人，就八个男生，其余全是女生。天佑问旁边坐着的任品，他笑了笑说：“师范院校就这样。”天佑这才明白，原来很多男生都不愿意学师范，所以人家宁可上大专，也不来上这所谓的重点本科，他心里顿时有些失落。

大家的自我介绍是很乏味的，无非就是说自己毕业于哪个学校，家住哪里等等。但是，有两个人的自我介绍却给天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是杨成辉，他说：“本人小时候爸妈起名叫杨成辉，长到现在才明白这名字的意义，原来是我爸早就知道长大以后我要当老师，因为他要我做天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人民教师嘛。瞧瞧我，现在就在太阳下晒着呢。”

大家哄堂大笑，因为大家都看到，他的座位正对窗口。他接着说：“你们甭笑，那是因为我真心诚意地想为人民的教育事业出汗的啊，所以打从今起，我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习雷锋好榜样。说说我的性格吧，像正直、善良、幽默、有气量和心胸，对同学很懂得

地上地下

关心照顾，这些别人常形容我的话就不再重复了。自认为能为同学们服好务，今天我也想就这个机会发表个人的想法，我要当咱们班未来的团支部书记，希望大家支持我。”这一番话，好像团支部书记就非他莫属了，天佑心里有些不舒服，心想：这人也太官迷了吧？

另外一个是个女生，长得不怎么好看，眼睛眯眯的，脸色有些苍白。她说：“我叫战玉书，来自齐齐哈尔。我是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我决心在大学期间入党，我要无私奉献，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和能力；不仅在平时工作中带好头，关键时刻过得硬，而且要在学习、劳动中走在前面。作为积极分子，我要高举旗帜，维护核心，坚决贯彻执行党在新时期的理论、路线、纲领和方针、政策；树立模范形象，严守政治纪律，勇于同各种损害党的形象、损害党和军队关系的言行作斗争，始终做党的忠诚捍卫者。”

一番话说得天佑身上直起鸡皮疙瘩，他小声对任品说：“这不是‘文革’造反派吗？”任品似乎没听到他的话，饶有兴趣地望着战玉书。而战玉书最后一句话更让他毛骨悚然，她激昂地说：“我决心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奋斗终生！”

天佑不禁瞟了一眼杨成辉，看他有些不屑的表情，心想：官迷，你这个团支部书记可有强硬的竞争对手啦。再看看前面的系领导似乎都很赞赏战玉书的自我介绍，只是张岚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任品的自我介绍就朴实得多，他说自己来自煤城，那里师资力量很差，希望自己能在学校里学到真本领，回去把矿工们的子女培养成有用人才。大家觉得他的话很实在，想想自己未来的工作，不由得都鼓起掌来。尤其是几个领导，都很欣赏地看着他。

班会开完，领导先走，同学们也陆续散去，杨成辉、王旭和战玉书几个人在围着张岚说什么。天佑一个人站在教室的窗口向外望，对面是几个篮球场，一些人在打球。天佑忽然想起家人，他们现在在干什么？地里的玉米快熟了吧？说句心里话，熬过了火热的六月，苦夏的七月，挤过了千军万马的独木桥，怀着对大学生活和未来的美好憧憬，走进了这座他理想中的象牙塔，成为一名令人羡慕的大学生，不知是庆幸还是失落。也许，只有在大学学习生活了一段时间，感受了一下大学的气氛，人才会真正明白大学只是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但更多的人却始终徘徊在起点无所事事，不懂得美好的未来还得靠奋斗和汗水去描绘！

“天佑，你在这里干什么？”不用回头天佑都知道是张岚，因为他已经嗅到了那股独特的香味，回头一看，正是张岚。不过，她旁边还站着战玉书和另外一个女生，刚才她自我介绍时，天佑依稀记得她似乎叫赵民青，胖乎乎的不大讨人喜欢。

天佑说：“我在等你，因为你交给我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说罢，天佑把一大沓稿子递给张岚。他接着说，“不过，我希望系里能给我报销稿纸，因为一本稿纸四毛多钱呢，我不能浪费自己的稿纸，我可没有那么多闲钱。”

战玉书严肃地说：“天佑同学，你怎么能这么市侩？不要什么都钱钱钱的。”

不过，张岚倒笑起来：“你说得有道理，没问题，系里有稿纸，回头我送一些给你，不过有个要求，以后系里或者学校有什么需要你写的可不准不写。”

天佑说：“那要看让我写什么，写反动言论我可不干。”三个女生马上乐不可支。

天佑正要走，张岚问他：“对了，听杨成辉说你会画画，会不会写美术字？”

天佑心里很不高兴，心想：杨成辉这人嘴怎么这么快？不过，他嘴上还是说：“会一点。”

张岚拍手笑道：“那太好了，你跟我来。”说完，四个人一起来到了一间很大的教室，有两个看起来是高年级的学生正用广告色在一块黑板上写着画着，不过那图案实在艳俗，字也不怎么样。张岚走过去，叫那两人停下来，对天佑说，“你来吧。”

天佑说：“我试试吧。”嘴上客气，手却没停着，拿块湿抹布把先前那两个同学写的“政治系欢迎新同学联欢晚会”几个字和那些图案擦掉。用水粉色写上“欢迎未来的人民教师”九个大字，然后圈上白边，在空白处点缀上几个舞蹈状的抽象人物画，那块黑板立刻生动起来。几个女生，包括刚才那两个高年级的同学一起拍起手。战玉书夸张地说：“中国的教育事业就需要天佑这样的人才。”天佑没理她，对张岚说：“行不行，我就这水平了，不行叫别人再弄。”还没等张岚说话，他径自走了。

走出文史楼，天佑回到宿舍，进门看见杨成辉他们正围坐在房间中间的桌子上打扑克，看样子王旭输得很惨，贴了一脸的纸条。任品坐在上铺上煞有介事地拿本《毛泽东选集》在看，还不住地摇头晃脑。见天佑回来，没玩的张全娇声地说：“哎呀，咱辅导员的掌上明珠回来了，怎么？单独辅导去了？”

天佑没搭理他，他接着说：“天佑，怎么辅导的？有没有把你扶倒啊？”天佑何尝听不出话里的弦外之音，他把手里的东西放下，慢慢转过身，一拳就打在张全的脸上。张全整个人仰倒在中间的桌子上，把坐在椅背上的王旭也碰掉到地下，幸亏他反应及时才没有摔倒。一旁看热闹的任品一下子把天佑抱住，说：“你干什么？他就是说句笑话嘛。”大家也劝天佑。

张全直起身子，一抹鼻子，发现已经出了血，叫道：“好你个天佑，你打人，我到保卫处告你去。”毛博思在一旁冷冷地说道：“就怕告人不成，反而自己麻烦啊！到时候恐怕两人都得受处分，算了，刚入学就闹个处分可是划不来的。”

任品松开天佑，说：“都别冲动，冷静冷静。张全你开玩笑也要有个分寸，天佑你怎么这么冲动，像什么样子？同学之间，要文斗不要武斗。”

天佑面无表情，对张全说：“我再听你嚼舌头根子，听一次打一次！”

一直在旁边没出声的杨成辉说道：“今天这事是个教训，大家都应该吸取教训。大家要在一起生活四年呢，一言不合就打架，那以后还不天天打。昨天大家不是说以任品大哥

地上地下

的话为准吗？以后凡事都由大哥做主，谁有委屈，有矛盾，都要找大哥解决，不准动手。自己兄弟有什么说不开的？要打架，咱们跟外系，跟校外的打，自己窝里斗算什么能耐？大家说是不是？”大家都连声称是，就连天佑和张全也不好意思地相互道了歉。

正说着，楼下又有人喊：“天佑！”

大家冲到窗前，果然又是张岚。

天佑下得楼来，满脸冰霜，对张岚说：“你又来干什么？”

张岚一指脚下：“喏，说到做到，给你的稿纸，一百本。”天佑一看，她脚下正放着一包用牛皮纸包着的稿纸。

联欢会上，上下四届三百多名同学和老师都对天佑的一笔好字赞叹不已。两个新生班的节目因为是临时组织自然不如老生，但是，杨成辉的民歌还是技惊四座。天佑只注意了张岚的节目，她的歌唱得很好，特别是那首叙利亚民歌《明亮的眼睛》是用原文演唱的，甜美而欢快。任品出了个跳大神的节目，大家都很开心，尤其是他那装神弄鬼的样子，很容易叫人想起农村的神汉。跳大神的过程中他还拉上张岚，假装给她看了病，说她犯桃花，要破一破。大家哈哈大笑，谁也没想到他会如此幽默。联欢会结束时评出几个节目代表系里参加学校的开学典礼，杨成辉和张岚的独唱都在其中。

然而，开学没几天，天佑却感到了一股暗流，战玉书和杨成辉都不断地找同学谈话，战玉书主要找男生，杨成辉主要找女生。天佑那几天因为接到胡杨的一封信而心烦意乱，因为胡杨在那封信里明确提出要跟天佑处朋友。而天佑因为一直是把胡杨当姐姐一样看待，忽然接到这样的信，心里自然想不通。他把信的内容说给胡威听，胡威说：“你可不要辜负了我姐，你现在被城里的姑娘给迷了眼，你别想东想西，当心叫人家给耍了。”

张岚因为本身还是学生，所以，平时她还要上课，业余时间才管天佑这个班。班级里的同学因为刚从中学出来，习惯了班主任的事无巨细，突然面对辅导员的形式竟有点不习惯。天佑却是拿她不当老师，每到舞会时就跟她学跳舞，张岚教得用心，天佑学得上心，慢慢的他俩的配合就非常默契了。

战玉书和杨成辉都找天佑做过工作，希望他能在班干选举中投他们一票。天佑对谁都没有表态，他本身很反感他们这套，心里觉得当不当班干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做学生，还是应该把精力放在学习上才对。因为这时他已经开始对一门课程党史感兴趣，有一次他还在课堂上与党史老师就北伐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作用辩论了一番。一番辩论下来，党史老师特别喜欢天佑这个肯动脑的学生，而班级里的女生也开始对这个貌不惊人的农村孩子产生了好奇，特别是一个叫姚可惠的漂亮女生开始主动接近天佑。

天佑现在跟胡威也不是能天天见面，虽然都在一个楼上课，可不是一个楼层，大学里上下课又是很随便，所以见面时多在图书馆。胡威还是像高中那样，整天用功，据说他现

在对考古特别感兴趣，准备转到考古专业去。胡杨现在几乎每半个月就写封信给天佑，说要处对象，要把关系明确下来。天佑几次想跟他说说胡杨的事情，可是总开不了口。倒是胡威总跑到他这里借饭票，说自己饭量大，吃不饱。可是，光看他借从没见他还过，好歹天佑经常在报纸上发点豆腐块儿，一个月也能有十多块稿费，也不在乎这些。

现在，他已喜欢上了欧美哲学、美学和经济学方面的书籍。这些曾被无理禁锢的智慧之花，原来竟是这样的奇丽、芬芳。另外，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康德的辩证法和唯心论、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托芙勒的未来学说、尼采、叔本华的思想……他都贪婪地读着，并记了好几百张卡片。张岚看他如此用功，拿了些北京大学印的内部刊物给他，这使天佑更开阔了视野。那些内部刊物很快就看完了，天佑就再找张岚借，而张岚每次都交代他要自己偷偷看，不要被别人看到。开始天佑还不明白，看得多了，他才明白，这些刊物的思想是在宣传西方宪政体制的优越。

杨成辉和王旭还是经常往女生宿舍跑，认了若干姐姐妹妹。有天晚上，天佑从图书馆回来，看见一男一女躲在丁香丛里拥抱，随便看了一眼，发现居然是杨成辉和班里的活跃女生钱佩玲。天佑摇摇头，走过去，心想：这才入学几天啊？发展也太快了吧？其实，很多人都这样，进入大学后，他们被压抑多年的东西开始蠢蠢欲动。而且在入大学前，大家都想象过那种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恋爱生活，因而宿舍一帮人都暗中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还等什么呢？现在是开始实实在在实践自己理想的时候了。他正往前走，看见任品在路边探头探脑地张望着什么。他问：“大哥，你在干什么？”任品似乎被天佑发现了什么秘密似的，谄笑着说：“我在等张全。”

然而过了几天，班级里杨成辉和钱佩玲的事居然传开了，甚至还有鼻子有眼地说杨成辉已经把钱佩玲那个了。杨成辉很受伤，天天阴着脸，晚上在宿舍也不讲黄色笑话了。天佑总觉得这事似乎是有人在造谣，具体是谁他也搞不清楚，不过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任品，因为他认为大哥是不会出卖朋友的。那么会是谁呢？他怀疑是多嘴的张全，总想找机会报复他一下。

不几天，班级干部选举，书记一职竞争激烈，最后是战玉书以十九票战胜杨成辉的十七票。在发表就职感言的时候，战玉书豪言壮语，气概非凡，她说：“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我一定为大家做好服务。我现在想说的是，教育需要理想，但是不需要浪漫，教育是奉献的艺术，人生需要期待。人的价值来自于对自己工作岗位的坚守与敬业，来自于自己社会角色的责任担当，我决心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誓为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后来天佑慢慢发现，战玉书滔滔不绝的感激之情外加类似“文革”时期表决心似的宣言成了她一贯的套路。最绝的是，她的眼泪总能恰如其分地涌在眼眶里，百转千回而不决堤，此时如有灯光效果更佳，泪光莹莹，声音饱满，感情激扬，在演说即将接近尾声时候总忘不了提她那警

地上地下

世名言：“为中国的妇女解放事业奉献一生。”

天佑小声地对身边的任品说：“此人要是在‘文革’时代一定是个人物，可惜啊，是她生得太晚。”任品没回答，示意他不要说话。但是，天佑感觉到任品的身体有些发抖，他很奇怪，他是被战玉书感动的？

也许是天佑的声音太大了，战玉书转过身来，厉声问他：“天佑，你把你的话再说一遍？有意见你当面提出，不要背后嘀嘀咕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要搞阴谋诡计。”

天佑懒洋洋地站起来说：“你少扣帽子，我刚才说你应该生在‘文革’时期。实话告诉你，我认为你做团支部书记不合适，你思想太‘左’。现在是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时候了，你不要总抱着‘左’的思想来看待新事物。我刚才就没投你票，尽管你当选了。可是，你当选得光彩吗？”任品在桌子下面拉天佑的衣角，天佑愤愤地坐下。

战玉书尖声反问：“天佑，你什么意思？我哪里不光彩？你说出来！”

天佑轻蔑地说：“选举之前你干的什么，你别以为别人看不出来。”

任品在一旁劝天佑不让他再说话，他小声说：“你不要这样，这就是政治，你不懂的，她早就内定了，你发表反对意见有什么用呢？”

接下来选举班长，意外地居然是任品当选，杨成辉只是当了副班长。天佑感到很奇怪，任品平时不言不语的，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支持他？他忽然觉得身边这个大哥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他不与人争的态度后面也许有一颗上进的心吧？

散了会，天佑从战玉书身边走过，她说：“天佑，我觉得你对我有误会，我想跟你谈谈。”天佑白了她一眼，没有说话。战玉书有些尴尬，说：“那改日再交流。”

吃饭的时候，杨成辉凑到天佑身边，笑着说：“谢谢你投我的票，也谢谢你当面让战玉书下不来台，真够朋友。”然后，把一份排骨推到天佑面前，天佑又给他推回去。

天佑冷冷地说：“你是官迷，她是极左，都是烂柿子，只不过你比她烂得轻点罢了。你不用感谢我，我是因为没有选择，要是第三个选择，我肯定不会选你们两个其中之一。”杨成辉说：“我就喜欢你这个性格，直来直去，不绕弯子。”天佑态度缓和了一些，说：“你这马屁拍得水平挺高啊，我还真被你拍得痒痒的。”筷子伸向杨成辉的那份排骨，三下五除二千个精光。

杨成辉因为没有如愿当上团支部书记，显得有些失落，但是官场失意情场得意，他与钱佩玲的关系却是一日千里突飞猛进。现在钱佩玲是整天往男生宿舍跑，给杨成辉买早餐，洗衣服、被子，照顾得无微不至。王旭也跟一个叫韦瑞兰的广西女生好上了，因为那女生颧骨高耸眼窝深陷，大家私下里都管她叫韦唯。别人倒没有什么，尤其是任品，似乎对“毛选”入了迷，有时间就看，弄得天佑暗自跟艾军管他叫雷锋。

胡威现在经常在天佑宿舍出现，他跟同班的同学不怎么来往，倒是跟王旭很对脾气，王

旭除了跟韦瑞兰谈恋爱，两人基本上都混在一起。天佑几次跟他说，叫他转告胡杨不要给自己写信了，可是，胡威说，你们的事情我不管。天佑还是老样子，四点成一线，宿舍—食堂—教室—图书馆，姚可惠也会跟天佑在这些地方相遇，但是一直都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

张岚这会儿似乎是在谈恋爱，天佑几次看到那男生，很帅的样子。看张岚跟他在一起亲亲热热的样子，天佑偶尔心里会难受。战玉书还是整天风风火火地从事学生工作，学习成绩却很一般，不过却深得系里和学校领导的喜欢。赵民青似乎是她的跟屁虫，整天唯她马首是瞻。

宿舍里现在非常有意思，杨成辉因为恋爱，心情好起来了，晚上经常有黄段子出炉，弄得这些生猛小子都很难受。任品整天做老好人；毛博思一天到晚阴阳怪气；张全开始学打毛衣；王旭和艾军整天在球场上滚打，偶尔去后面菜地里偷点黄瓜回来，大家再凑钱买点猪头肉、白酒，躲在宿舍里喝；王凤山与世无争，有饭就吃有烟就抽，但是从来不出钱，光干跑腿的活儿。胡威算他们宿舍的编外人员，除了睡觉或者在图书馆看他的线装书，基本上是往王旭的床上一坐，气得天佑问他是不是该看看医生，他都怀疑胡威跟王旭有同性恋的嫌疑呢。

时间过得很快，一眨眼已经到了十二月份。一天，天佑正在图书馆看书，忽然一股熟悉的香气传来，一抬头，看见张岚正坐在旁边。相距这么近，他可以闻到她呼出的淡淡气息和清香，可以看清她脸上的茸毛和嘴唇鲜红的纹路。他的心里立即涌起一阵莫名的冲动。但是，天佑还是礼貌地点点头，说：“张老师好！”

张岚低声说：“别人叫张老师行，你不行，你就得叫我张岚。”

天佑问：“你找我有事吗？没事别坐在我旁边，影响不好，毕竟你是老师，我是学生。”

张岚说：“是有事，经系里研究，准备发展战玉书同学入党。我今天来提醒你，你是不是也应该写入党申请书？你别老把头钻进书里，你要抬头看看别人。”

天佑说：“我觉得我离党员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再说我现在不急。”

张岚说：“你脑子有问题吧？咱们班就你没写入党申请书了，你不会这么特立独行吧？我今天来就是给建议，写不写在你自己。”说完转身走了，留下天佑半天没缓过神来，他没想到，原来自己不知不觉已经变成了班级中不求上进的典型。

天佑正发愣，姚可惠不知从哪里过来，对天佑说：“请问，你有笔吗？我忘带了，借我用下好吗？”天佑把笔拿给她，她在天佑旁边张岚坐过的地方坐下，也是一股香味，但是跟张岚的味道绝对不同。张岚的淡雅，像雾，姚可惠的浓烈，像火。

姚可惠问天佑：“你在看什么书？黑格尔？你喜欢哲学？我发觉你真博学啊，前段时间在研究经济学，现在又在研究哲学。”

天佑回答：“是的，哲学是人类智慧的精华，哲学使人明智，使人聪慧。”

地上下

随后，他们便谈起了哲学，一直到图书馆关门。

回到宿舍，天佑看到杨成辉正和王旭两个人愁眉苦脸地坐在那里，其他人都到食堂吃饭去了。天佑问：“怎么啦？怎么不吃饭？是不是没饭票了？我这里有。”

王旭说：“别提了，饭票倒有，可是碗里的肉要没了。”

天佑听到话里有音，就问：“为什么？”

王旭说：“是这么回事，老六那个女朋友钱佩玲是个干部子女，本来跟老六处得好好的，谁知道，咱们上届有个小子叫陈海涛，说是他爸跟钱佩玲她爸是老同事，以前一起蹲过牛棚的，现在一起工作，他说老六是呼兰小县城的，不准钱佩玲跟老六处，得跟他处。”

王旭问杨成辉：“那钱佩玲怎么个态度？”

杨成辉说：“钱佩玲现在左右为难，跟我处她怕陈海涛他爸给她爸小鞋穿，要是跟陈海涛呢，又不情愿。”

天佑说：“哪有这样的道理？这不是强买强卖吗？欺行霸市怎么着？走，咱们找他说理去。”

杨成辉说：“算了，不要惹事了，这事急不得，是你的，她跑不了，不是你的，你拉也拉不回来。”

天佑见此情况，也不好说什么，拿起饭盒去食堂吃饭。说来也巧，就在他吃完饭往回走的路上，忽然发现前面过来几个人，其中一个女的正是钱佩玲，她旁边一个高个子的男生穿一身笔挺的蓝色哔叽衣服，一脸纨绔子弟的模样。他正跟钱佩玲说什么，还不时地把手往钱佩玲身上搭。不用说，这一定是陈海涛了。天佑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股劲儿，拦在他们面前，问：“你就是陈海涛？”

陈海涛俯视着这个比自己矮一头的土气男生，傲慢地说：“对，我就是陈海涛，怎么着？”

天佑指着钱佩玲说：“你知不知道她正和我们老六处对象呢？”

陈海涛鼻子里哼了一声，意思是说我知道，然后眼望天空，不再看天佑。

天佑提高声音：“陈海涛，我劝你不要做不道德的事，破坏人家感情。”

陈海涛忽然笑起来，然后脸一绷：“小子，别多管闲事，恋爱自由，你管得着吗？”

天佑更硬：“这事我还偏管不可了，你马上把放在钱佩玲肩膀上的爪子拿开？”

钱佩玲见事不好，急得直向天佑瞪眼睛，意思是你快走。可天佑根本没有领会她的意思，继续拦着他们。

陈海涛轻蔑地看着天佑，慢慢把手从钱佩玲肩上松开，一挥拳猛击在天佑的头上，天佑头上的帽子马上被打飞了。他的几个同伴一齐扑了上来，几个回合下来，天佑鼻子就出血了。他用手抹了一把，一眼看见地上施工的沙堆，上面有个木头方子，一把抓起来，向陈海涛挥去。“啪”的一声，木方子断了，陈海涛的头上立刻血流如注。他几个同伴见事不妙，连忙拉他去医院包扎。天佑在路边雪地上捡起自己的帽子，钱佩玲看看他没事，说：“你快